

所

知

錄

所知錄卷二

錢澄之著

永歷紀年上

上却諱由柳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為神宗第五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沉賊張獻忠臨衡州王卒宮眷妻粵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遠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左之曰乙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

上以為賊至也已見賊衆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揚國

威

後國威從靖江王為逆

遣其旗鼓將焦連領兵四千

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連入城覓見上破械出之扶植

上馬上不能騎賊衆且至連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

廣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

崇禎十七年王薨

宏光時孟端王先王北王氏棟樑曰

追稱端

皇帝次年思文皇帝正位福州晉付安仁為桂王徙

居肇慶府隆武二年開虔州肇復返梧州未一月王薨

上書繫位思文帝語廷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

宗嫡孫正統所繫無子後當為諸永明先是瞿式耜相

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靖江庶人亨嘉謀逆自稱
監國式報遠留梧州庶人率兵至梧執式報并協取勅
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而廣總制丁魁楚聞之急調兵
與戰于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和傅趙子駒嚴遵誥都
司馬吉荆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懼復請式報蒞任式
報陰結其大將國威中軍魚璉與和傅等合逆破桂林
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粵伯晉式報兵部右侍郎以晏
日曙為廣西巡撫式報既得代遂留寓肇慶府會安仁
亮式報謁見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與肇
慶府知府朱治憫謀逆生祭還舊居也及丙戌九月開

汀州之變思文宗庶式紹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為神宗
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容藩原任簡討方
以智戶部郎中周鼎瀚肇慶府知府朱治惘等同心擁
戴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變亟至肇慶以奉有
迎駕之詔上躊躇不決會閩中貢賴河吾驕自閩奔四
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于是大司馬呂大器自柳州
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是相與定計合詞進箋
以丙戌平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滇黔人情翕然加
魁楚大學士兼戎改尚書呂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其餘陞進

有差十六日贛州而輟至舉朝詢以司禮監王坤起上
移蹕梧州武紹等力爭之不得以十月二十日趨梧而
蘇觀生逆于十一月初五日擁至唐王于廣州初觀生
秦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
水關上監國以已不與議遂不至肇諸公亦以觀生素
南雄撤兵控婦不令與議會唐都諸公自閩航海至廣
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問之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
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
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監國之詔先頒矣先是
唐王遣主事陳邦秀來肇通好時上已移蹕舟中召對

邦彥曰大漢之序因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整人心
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
已正位歸于是魁楚等指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十
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
科給事中彭耀往諭廣人耀廣人舊為秦令有能勝入
廣極陳正統所在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避遂
殺耀即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報請力
戮觀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楚魁提制當督
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佐男請代澄化
出遂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棄

將追至海口敵則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
所陷城中全軍俱覆僅鼎與僉事夏四敬同死於水十
二月初十日方命將舉聞北兵以輕騎數十突入廣城
城執紹武親生自縊敵勢漸逼三汛而上司禮監王坤
復趨上西行避人于二十七日登舟瞿式耜方視陳峽
口聞之亟返率力抗不降丁魁楚等逐扈駕而上陞嶺
西道未沿調為廣東地撫留守肇慶式耜部署畢疾趨
梧州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州為其標將蕪
聘所惑遂捨轉入岑溪王化澄據中樞印走潯州隨駕
者戶部尚書吳炳翰林簡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吳貞
毓給事中唐咸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需吳德操洪士起

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瑤本名宏祖自南都陷入闕思
文屏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
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遂夤緣以進如同昇
瀚本部戶郎中批改給事中瞿式耜曰瀚居部
俸深且有擁戴功應陞卿寺今破例而改之非
陞也何以示新政狀音在給事辛得給事廣東
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
林佳鼎代王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

中樞印會呂大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工部
尚書皆出于坤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
會請專至講筵永茂疏荐十五人坤疏以已意
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啟沃責茂以十五
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筵
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荐數十人科目李轟
等疏論內臣不得荐入坤大怒叱逐轟等其橫
如此轟等為都御史抑度與陳然上以坤
習知宮事左右道衛故特親之凡會平西幸者
再屏臣要留不得坤皆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盟武報請上監因而王
坤達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因為首輔名起
前大學士陳子壯聞魁楚東揆遂力辭不赴魁
楚後與呂大器爭帝我改不協大器因上有西行
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
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
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趣駕西上在楚時班行
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
旦蹕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棄上走岑淞溪
由藍田為北將李棟成追及之盡獲其輜重婦

女之魁楚素與成棟有仇及是薙髮迎降成棟
不禮藉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之魁
楚在坐哀求免其一于成棟笑曰汝豈望活尚
求活人耶併殺之

吾猶見其一孫終
款歲為羅成懼子

永曆元年辛亥^{十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
瞿式耜入闈辨市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
粵。楚因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棄楚是時肇
慶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五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
平原梁屠刈盡以精騎直犯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去
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

翔尾使命禮式耜為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
請暫駐全州去桂稍遠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
平樂臨守將陳邦亨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
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建舉所部兵盡入桂林為防禦
計建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砂鎮至是聞命星
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搜強舟次第得渡三月
初二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巖下建以初十日
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
上城樓下瞰留守令署矢如雨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
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口口耶急召建：兵悉散遣

領糧一時不集，連方裸不及披甲，抉弓天趨至城下，連
發數矢，藥其二騎，連亦被射中臂，拔鏃更射，又斃數騎。
騎奔，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擊，連斫十餘騎皆敵。
中踊為衝鋒破城者，敵氣奪，運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
退。北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瓊侯劉承瑄從武岡川入
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疏連之，白叱岡鼎，諭仰寺官
鼻息不為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劫兵千人赴援，兵未至
而敵已敗退，承瑄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
衣衛，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昊、西司房嚴雲從伯
爵，以酬危駕之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昊、遵化伯，雲

使清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台無矢石功何得獲邊
鎮例晉五等給事萬大吉御史吳德恭繼論之吉翔等
殺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容指諭昇復造蜚語為董平淮
汜之說以激怒承肩承肩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
縛壽登湘容大吉德恭于行在干門外承肩復力為申
救得免皆奪職承肩與吉翔内外交結蓋跋扈不可制
要上幸武昌瞿式耜屢疏爭之其逼杖壽登數人者亦
以四人主逐彈之議也及聞林桂之提恐粵西漸安上
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 日初駕移蹕武岡州改武
岡為奉天府以事皆決于承肩矣而承肩前所遺援之

桂林兵在城與焦璉兵主客不和于五月十四日與璉
兵譁間擊德璉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為首
者二十餘人既紆承清馭兵無律狀十五日焦璉兵二
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和桂林兵變復圍犯桂大集平
樂陽朔之衆號召土賊徭賊蜂涌而至璉聞知復從白
石潭回桂部署略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文昌
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晨
創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白玉堅堵文昌門
留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
與白貴等未及蓐食遙聞城出戰極具不備擊殺數十

人自衣祇干連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報急括署中米
蒸飯餵城下分餉再戰日晡而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
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奔剗持馬之驥臨江
復發大砲助其殺勢遂乘勝進擊殺十里斬級數千初
北兵分路一從棠木嶺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
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爭迎擊之驥運槩士呼連斃三
人皆奔竄沒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
窺桂林矣連驍勇敢戰得士心久于桂受留守因士遇
故桂林賴以再全殺聞封連新興伯式報臨桂伯式報
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蹕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台戶部右

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紹興人
崇禎壬午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水道崇
禎十六年獻賊竊湖南官民逃散獨公守永不士諭門
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吉者漸返賊退永獨全
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
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戡亂才然一塵
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流賊曾志建等十數營相
辛東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諸
省錫疋長沙教勢頗振

是時湖南有童北院每戰身先士卒以勞瘁

死章名曠字子野孫我山尋亭人由汜陽知州
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章近院云
予有章北院行

昔年避難遊雲間章公脫身汜陽還人言洵
區區不得翻然投軀誓馬草天子親征駐湖南陽公節
錢收湖北昔何遜懦今何雄結騎生馬梳頭弓身
先士卒身搏戰身以人稱章北院

焦璉既屢戮昧隨于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朔下平
泉叛將李明忠據得以瞰柳川之宵遁陳邦傳亦由賓
州柳州出復得州次復梧州全粵祖定留守式籍復具

疏請還桂林奉旨擇吉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寶

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險隘

斬關出陔間道達靖州野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炳被執

死烏剌承旨舉城降後回此所惡共責國不扈駕奉時

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斬後與追騎戰於王家堡上遂

回靖幸柳道出古泥德兵侯性司禮監寵天壽卒舟師

五千迎駕會天雨泥淖乘輿服却沿途散失宮婢內監

皆狼籍雨中飢困不餘異性預飾行宮密供帳凡御用

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

喜太后清于上面封性為商邱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一

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
危會粵東余龍起兵龍故江上盜有衆萬餘出
沒甘竹離廣州臨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
北船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歸
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梯
如璜起兵殺東莞縣令郝霖開門以左已聞成
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潭村遣張元瑩陳
瑞圖奉表行在進家上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
陳邦彥二起兵于高明使共門人馬廷房以舟

師困順德李成棟既破余龍遂起順德左為迎
戰敗死移兵破杜濬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
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彥共
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降將為內應期以是
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日舟
師薄城謀洩北撫佟養甲捕渚內應者悉斬之
發巨礮擊舟，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
之于壯大敗于白鵝潭成棟亦自新安至于壯
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參而燹

知縣未定。運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曾清遠指揮
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成棟用四
姓賊郝昌等為導。至高州。發假破其城。殺未定。
運于南門接于壯。而煙昏。拔執成棟。遂圍張家
玉子博羅城。破寨。玉讓主增城急攻之。成棟故
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乃与諸將痛飲。
夜投濠。以將士數十人皆死。無降者。于北臨刑。
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示其苦。裕散諸各郡。城
樓徧占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惧之。參
而炫。使元而家玉首。二至東莞。李覺斯与家玉

有仇時在坐清審視恐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
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未數日成棟破清遠
陳邦秀率兵巷戰力屈赴水此兵鈎出之與搃
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太犬罵而次陳子
壯張家玉陳邦秀事雖不成然義旗然舉牽制
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犹得定容
駁蹕者三人不為無功也

予有弔陳張二忠詩

寸磔常山痛未休當時成敗搃難謀出師不戰身
空死報國無餘志已酬事轉遺孤仇畏害

公遺孤
仇為與

富事屍系列郡宜全收嶺南反正凶渠戮庶事忠
臣尚有誰

罵賊都門太史雄書生殉國勇從戎南兵烏合知
無濟西幸安歟正有功里巷仇仇防偽歿頭顱口
亦識孤忠誰言君父誰同報已博侯封晉乃公燕

功隨公揚大罵李賊，義
之大矣以公功封增城侯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武振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刑
賊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資上遣閩臣
葉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与武振酌量移驛事宜督
師何騰蛟上至忽南安郝永忠車從騎萬餘自湖南來

百姓震駭復與焦連三至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之至
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卒與連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
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梅蒙攻殺
我至犯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督佟養和率兵犯全州
灌陽騰蛟式報集永忠連營于神剌期出師又命盧鼎
與真帥趙印選胡一清等分路駐全此兵至合擊大敗
之追殺之十餘里斬首十級奪馬二百餘匹餐和僅以
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報復清駕還
桂林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駐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
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劾至桂催兵下梧州

久留桂王坤既被劉承盾逐因緣馬吉翔復入自武岡
至柳至素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內閣
擬復多改票式艱力爭之不能得是時何騰蛟督諸將
列營永福而焦璉與永忠兵益不睦避走平樂永忠堅
與安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均晉封騰
蛟世襲定興侯桂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兆
佐馬素麟各與掛印滇帥趙印造新寧伯胡一清興寧
伯永王詐蒲總各與掛印焦璉晉封新興侯二月二十
一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志與安被襲

急奔回棗夜逼上幸柳州武報清侯督師騰蛟報云不
聽嚴起柅請避去天以方之毅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
大掠遠漢營兵亦自吳川撤回城中煙焰弥天兵刃相
加不辨主客公松塗炭朝士皆被戮辱武報云被劫入
舟行三日放回泊樟水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俗事中
丁晴魁法武報下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具
烟火取倉儲作粒炒椒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
于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莛鎮因金湯熊兆佐鎮帥胡
一清同變皆至皆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偵知
桂林兵變乘靈裝柱直抵北門武報守城騰蛟督兵三

面去朔一清領漢兵出拱柱門周奎湯燕兆佐欽楚兵
出武勝門進陣隨皆師出 門陣逸過敵即奮臂大
呼諸將軍奮陣殺賊軍騎橫矛直衝敵營敵圍之數
日困被大呼殺入與陣合陣歎敵十人貫其營而出趙
與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漢整宿堂又從
旁擊敵不能支遂敵漢帥胡一清從東來奮擊漢大敗
之一清騎剪繫馬敵呼為牛過之報曰遊騎牛童之子
為人短小便擲馬工騰御如飛善用鉄標鎗于十數步
中取人百數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而陣迫
敵二十里北帥墜馬被獲遂北渡甘棠道 生留守于北

門待督師還並豐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嘗亦忠之
札監司府縣俱祠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軍約
董榕江日需米數百石卒所出式報多方搜括得升
往得斗之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粟
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師出嚴關而留守交相勞苦
渡交於慶也工以三月初十日王南寧扈澤者大學士
嚴初恒錦衣衛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
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拜乞是式報乃工疏訊
行在兩候工反三宥起岳上收知留守年恙桂林懷金
而為之泣下：况褒賞慰勞者知五月二十七日督師

復全州其報捷疏有曰為皇工以信臣用臣此式程一
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东有反正
信而江有金瓶桓反正疏乞金声桓奔南寧侯左良玉
大帥免降此用為江西提督副將王勳仁奔驍賊受撫
者兵敗還聲桓忘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佐并佐
帳下此健兒以討殺勳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
曹子悅信豐人也每助得仁反正殺幕客吳道周陰
與子悅同謀有黎士秀者善模偽勅印因南昌鄉紳翁
勳以通于二家兩師就豫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按江西
貪虐宗取得仁家女樂得仁竊送遂以正月二十七日

叔御史奉兵反叔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方
勅印偽封也遠人賣奏行在公是始遂廣東提督李瑞
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以僉奉甲為提督受其節制
吾不平之懷異志念宗廟在江南遠橋將范承恩潛往
松江以計迎取侯王粵經汝洋事值彥桓以定南瑞撫
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察較彥桓蠟書時奉甲夙知上在
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沔入賀平取桂林一由
高唐入南寧又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成棟拜以無
餉現重不進養甲趨藩司即行措辦異布政表彭年先
以庫存銀八萬兩付成棟養甲不知也三月十七日黎

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詔言無糧恐為變自詣督撫
請奉甲親出撫犇奉甲出城鉄騎布滿城外馬步各為
節權之大譟成棟先取其棧督印撫之三軍欢呼同時
割之奉甲上自割髻即時出榜以反正曉諭吏民因永
歷年佛徽各屬即歸政復衣冠粵東十郡不奉月而底
定廣西巡按歐敏忠于梧州聞信之率所屬割之授緘
先遣官上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于
是遣官進賀表其跪迎駕原任廣西巡按曹自燈高雷
巡撫洪天耀俱從成棟軍未前朝成棟命却將羅成耀
帶甲士五千迎駕得州封成棟廣昌侯許將俱而掛印

袁彭年耿獻忠洪天耀曹自燧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以佐印數千顆獨取提督印底
藏之一愛姬揣知以素勅舉事成棟持几曰如松
江百口何成棟松江人時帝孛在焉姬曰丈夫不
能割愛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注調鼎謀聲金
賂要人以取帝孛之立松江者時幾而金敵桓以
南易受敵桓方攻賴州帥高進庫求援于粵春甲
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袁彭年佐餉湖廣金彭
年故不發以餉匱拜成棟因候餉不行時歲大旱

羣盜滿山成棟陰怪其渠魁爲用謂卷甲曰賴且
暮且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敢言
求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請亂乎卷甲怒豫不決
羣盜日逼城下呼聲動天地卷甲出示安民成棟
請權停順治年号卷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
竟得此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卷甲見之愕然
然業已無可奈何兩司官因視卷甲以印授成棟
成棟乃下令兵无即時解辦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
文工之然其所謂于反正諸公者寔不然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滿皇帝陵也六月上王極州謁興

陵工譯梧州晉封成棟東國公提兵杜永和江寧伯副
將楊大有樂安伯羅成耀宣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嵩
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茂武陟伯佟春甲雅你滿
人順正不悅亦封宸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
式耜力清幸桂令簡討蔡之後陰事崇正發先以入迎
時東勳恃及正功高扶上以不得不幸之勞工遂由梧
入肇城標迎于百里外儲銀百兩以備贖登八月癸巳
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沈為行宮成棟釋甲冑肅冠裳
入先上出詔曰人南面坐者真天子也某先之不覺頓
首也為名僧陳于北東國大學士吏部尚書詹曷等

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

謚文烈

張文尚存以增城侯陞見

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時六部

九卿空者員缺輔臣嚴起恆清補用反正諸臣准依恩

文朝原官銓補勅公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錫原官入直

以表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耀為吏部左侍郎耿獻忠

為戶部左侍郎曹自燧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茅芳

俱列卿寺兵科徐事吳其雷疏言反正乃成棟功于文

臣何而蹤居卿二爵賞太濫有傷國辭不報成棟陞光

祿大沈官闕于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清工幸廣

城刑部侍郎制遠生入朝

遠生原在廣州中遠出見恩文執怒南昌獄中遠出見恩文

中于汀州復其官名會成棟遠自嶺遠方修行實選乘

與工命遠生芳之遠生與成棟有御里誼曰成棟曰

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由天下共

之若在此則爵賞征伐人將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

可不懂也且江廣同時反政六師當不日下金陵工不

通桂林又云直隄南詔出江在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

以尚勇之局矣成棟曰善處止其役第如僕舉慶府城

為字輝地有人獻白玉一隻皆方廣盈天云人得

是時南昌命製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玉被水兵圍困三月矣和全產桓王得仁反

正疏玉勅書慰勞故豫國公為昌國公建武侯為繁昌

侯兩勳不悅識者以高子文為兩日私復兩勳之不能
久也一時海內響音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龍江
右迂福涉計以寧廣人起兵不破贛州卑狀伏患回併
力攻贛州久之不下而北冲潭太乘雲裴甫馬族合贛
州還師退保南易南易兵頗城每出戰鋒首相皆以為
杆僧所佐擇時日決戰于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
據深整固今求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惠國公成棟提
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南易軍宥甚威贛州守將
馬進庫仍自降其寔堅城以假惠國之師使南易生困
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其以九月初旬度嶺上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
于南雄守坐工于官賴州若不降古城三十里每
一騎出搜糧三石捕村民入輸城以爲常志至堅
壁清野無降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敕言攻賴惠
國從間道趨南易解金匱之圍是爲上策調鼎以
語成棟成棟笑曰書生何所知其降書方雪片玉
寧有特也即已竟不降而成棟還廣州

某有過嶺南而述太美設慶事詩

慶州亦有咽喉地天下誰吟金雨王受困五月圍
不解援師只盼嶺南誰我問章貢頗負固堅壁清

野還羸糈終兵後之附可掣且出河道趨南呂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
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
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
六戰殺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糧盡咽糠噉草初食
馬健食人城中婦女老幼皆食殫城破之日滿掃官署
所別掃人陰棄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
史余鵬起職方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保慶兩郡復會
同日並奏平敵大旅二十九日督師露布乞恢復衡州
又據忠貞堂李赤心復振已取益陽直抵湘潭于是麓

式相容疏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東
三面阻險易入難出不敢爭者以勳臣成棟一片血忱
方倚為江右敵援一旦拂其壘幸之仁何以勳志合衡
亦慨復游魂東窺粵之西背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
粵東之齒齒寒生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無內顧
可舉力以圖贛而楚師得易乘親臨勇增十倍便可乘
勝以長驅矣時陳邦傳恃恩驕橫黃緣禁近而馬玄翔
相為表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恩恩侯已晉封
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端伯中軍胡執恭

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教行文巡按御史查核通省
錢糧式報特疏參之兵科徐事中吳其雷疏論世守非
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完廣西巡撫魯可藻巡撫柳文
吳德椿各省參疏督師騰蛟以上疏敍正湖南勳鎮勇
志建等皆譴然不平事遂寢完其故寧馬吉翔與桂林
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以擅全者予奪以撓留守之
事權主先小臣承旨奉行及迫于公論吉翔乃請原頒
勅書止永守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傳以改勅之罪然
國體大喪矣吉翔與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正朝執恭
為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恭子禮于
執恭故執恭號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

其指授是聽三人者一淺通內外呼應天南半壁定
以此三豎于手也

邦傳駐潯州所行不法以鉅款柳度巡撫劉嘉

于有端州雜詩

潯州節帥置界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旄張
跋扈檄徵兵馬與漫從竊與朝名爵真格濫官地
征求豈勝供柳度撫軍新遇害司刑無計問渠究
誅秦伯平終養甲養甲有密表此^北言成棟投詩之上不
欲顯其罪于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膺遠健
兒教之于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工遺官陳士京入朝

朝議封成功延平王十二月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陸拜
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闕以外事臣獨任之又
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宜分官直氣宜
獎進內且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玄
翔却之

惠國酒酒狂儒再出嶺有忠宣伯者你隆武朝冒封
醉後殺之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嚴禁舉義尚書揭
重巖出嶺以連葉追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脫

瑞州雜詩

李公雅負中興略再出庾闕功未成猛氣豈徒授興

國稅所何故控堅城降書押出謀雖側戰鼓相聞敵
莫能整暇不器防茲飲度須沈醉虐書生

元戎仗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奉兵烏合自難迎大
敵駭騰或可借虐殺冒封懸濫誅無罪奉使官多撤
有名通嶺尚書旌節弄車進銅馬脫解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肩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而問新政是
時魯東以反正叙官者滿朝劉惟岳蘇觀生擁立唐藩
者禁錮不用如顧元鏡以布政使于上監國時魏為戶
部侍郎唐王立即附現生入相北兵之首

先迎降諸反
者柱掌其醜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強武
一案元肩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為子子目而袁彭年

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宏及陝西劉湘客
共同決事會修事全堡賑濟自湖南赴行在湘客全元
盾折昂與交之日處朝士中不無弄罔漸有愛人之目

所知錄卷三

錢澄之著

永曆紀年中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而免朝上在肇慶督師何騰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營塘報款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兵二十二日抵辰益陽于十一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令于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日巳時抵湘潭于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隨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

皆燒營索城東走湖南為之魚爛故再有是疏忠貞者
者闖賊後營李赤心十三部也思文朝受撫賜號忠貞
營已散入施州衛就糧巡撫堵胤錫回同督師騰蛟入
營招撫與有舊兩馬進忠者以降寇素稱溫十萬既降
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
于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
復常德封鄂國公

予有麻河捷行因監軍毛壽敦叙其戰甚悉核
筆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天子論勳丹上公毛生夜送麻

河戰滿筵骨紫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 騎驍
勝萬馬雄將軍下令畫素馬短刀禿襖來爭功麻
河岍高 初駐欄柵層：壁壘固 馬解鞍兵作
炊我兵突至誰能禦可憐攻壁：不開壁門破火
轟如雷將軍大呼身先進人：以戰堅為摧壁門
既奪 營亂黃昏截破及夜半鐵騎嘶顛索馳奔
全軍逼水容誰竄大風吹月：朦朧照見 營：
已空僵屍枕席安足計餘者畫葵麻河中拚廬萬
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徒見秋殘
魏河處在故哭將軍破 檄屢傳豈似今無匹馬

遠指弱處朝初吐氣出陽鉅原誰爭先我聞桂林
來舉城走虜相送容袖兩手焦侯三箭殲三騎
城門重閉至今守又開西有漢帥胡將軍推鋒陷
陣山中聞身經百戰旣不挫南人爭推第一勳諸
將紛曰廣國孰因時當位何足道馬侯封公西人
疾此齋廷朝庶不冑

是時盾錫已如刺輔術與進忠爭禮有隙盾錫陰入夔
椒赤心洗夔門走旅常德欲令進忠讓城屯其老營未
至常德百餘里盾錫先至與進忠相牛飲血盟誓同獎
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無一語盟訖入城即命起營中

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假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
遂空其城而去直達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
寶慶走各郡鎮將莫不聞風驚潰忠貞營所至得空城
旋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
令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
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
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棄長沙
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
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擅兵六千人聞往忠貞營恐為所
襲皆不肯隨從從隸卒三十人以往于是馬進忠等業

奉檄前發問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楊某追覈之未
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退長沙孤懸
湖外城崩三大我軍壁長湘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
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經至湘潭間
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
勸降勇敢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
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
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某橋遇伏兵矢中其喉遂自擲
于橋下以次北兵尋又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退而忠
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闖入粵西沿途肆掠

衡永彬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逆攻于沙長天之日城外
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三月事也滇帥胡一清等云素
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逆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
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勝蛟中湘王

予有悲湘潭詩

長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变色摧
天柱白日慘淡暗行宮往時百戰不足論即今遂
棄垂成功可惜公長終五人頭重齒落一老翁銅
馬百萬嗔豺虎仰公乳哺嬰兒同時危餉絀誰用
命赤手空 駐羣雄湖南湖北境千里捲空掃霧

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游魚命在滄葦中堵公
心勞轉誤計忠貞兵_未疑懼之常德焚燒寶慶走
諸將旌旂挽誰住長沙城壞無人登孽將奔守
復聞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將在湘潭駐夜半啣
枚騎來湘潭無兵城門開相公衣冠能識擁
去羅拜殺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長沙城中
皆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君臣義士胡為哉名不
見忠貞兵過蒼梧野者公雙旌導馬回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率科道十一人入相免
冠敬印于內閣而聞日未天麟蘇功金堡赴行在將有

建白通桂林以云留守留守今至肇與劉湘容酌之參
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容
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
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啓心
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大喜故
元膺交益密寔不知成棟初不在參中也

予有端州詩

給事趙朝袖草雄更生筆削呈虛公金吾奉主寧
無過中尉使龍信有功多誰未須爭水火一隅在
同利西東向來本解元勛忘豈謂元勳忘不同

是時袁彭年學都察院節制湘容以詹事與副都御史
丁時魁掌史科蒙正詹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
會則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為五虎以元膺為党
魁云吉翔陰驚被堡參畧不為意邦傳憤甚上疏言堡
謂臣為將無兵濫冒封爵請遣堡為臣監紀以視臣十
萬鉄騎且言堡昔為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湖
南乘馬北人間謀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恆與朱天
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
人罵倒耶道隱者堡表字也道徽宗金堡辛苦何來朕
所未悉所請蓋紀着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暗用杜子

美辛若賄中來詰耳于是時魁等入關大謀曰堡論和
傳諸監紀即令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永忠請其肯六
即與之邛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
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二十八日召
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驥赴行在吾自閩歸還曰成棟破廣
廣州即菲髮出降與成棟相得甚歡今修粵東志何款
新朝為粵人所唾元盾盡執禮門下故力荐出資固在
士俊前及至因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言者行人司
方作亨太僕寺丞張尚都察院經歷林有教相繼伏闕
極誠之皆奪職去

予有端州禱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慶會新年。
未知南粵將軍者，祇訝西周公子賢。
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權。
東來相國休憑藉，激切碑文出數員。

曰：昔神京互北，看天偶教郡。豈偏安比，開政府類。
虛席何事，言官輟免。冠國法未嚴，日節見朝廷。
故聖恩寬，卽令典制。違神社，窈窕總拘文。此日難

已吾甥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參，不安其任。
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恆入直，起恆每事持
平，多不懷直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守從龍共事，久

兩人之趨于恒無伴時魁等疏指為邪靈起恒亦不以
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山問至并聞南昌以正月
陷成棟于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
破金王而勛俱沒贛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
南昌沂流援贛且趨新豐諸將事欲拔營歸成棟不可
會天久而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當則去者已
大半矣成棟莫能禦慷慨歎歎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
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之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
馬俱沈三日後人見有援甲抱鞍植水中者始知成棟
死也中軍杜永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進

予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口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

城樓諸將言事酒酣即故入幸劍之不鳴

盡無人殺夜半斬問諸將夫誰扶將軍上馬行
城外水散而如注將軍馬少不得渡馬身已沒將星
沉親吏相問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
匹馬四圍門盡閉烽堠紀天子震悼舉朝哀諸君
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

信豐城敗忠國亡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桿車

門至始問正月失南昌南昌將軍暗我視嬰城坐
守德 圍閭闔萬戶人盡食坑塹百道鳥難飛敵
乾城 亂夜深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
生王侯刎首邑不變江人莫怪無援師縱有援師
來亦遲而勳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來何為去年
攻虔祇自弊今來守城墮敵計又聞倡義非同謀
到死相復還相利古言兩雄不並栖何不令兵將
角鬪東而何為一城坐困與俱斃使我百姓無故
成鯨鯢舊歲此城初反已而今城破復誰限英雄
成敗古來多其餘城中人命何

報至來朝震怒元盾入見上上對之哭桓哀封元盾為
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盾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
旅追贈惠因公字夏王諡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
金敕桓為豫章王諡忠烈督師何騰蛟為中湘王諡文
烈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我政侍郎劉遠生往
慰勞之以遠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欲因是用之總
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為留後居然
坐軍府閣印行提督事矣永和雖稱提督諸將寔不用
命惟賄是求不復有出崩之志

端州雜詩

乍表元戎舉國悲軍中留後早相推即懸關師權
旁落豈慮天下以下移諸將比肩輕節錢同官屬
目擁旌花紛剝據和難問從此閩門不用師

方忠貞清入粵西時諸將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
鎮峽關入粵駐閩防守者保昌侯曾志建也有宗室朱
謀傑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歿入閩堵為前導將
謀為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曾公甚疑君奈何堵
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其眾堵父子
逆出復遣騎追百餘里有何貢生留宿寨上既去曾知
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查伏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閩臣

臣嚴起恒唐事劉湘容至格安韓忠貞會忠貞已越格
而南入橫山詩矣適遇屠錫至遂載逆行在屠錫入遂與吉
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搆蒙李元眉知之大言
曰我輩作糲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
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為屠錫計沮忠貞于懷集賀
縣富川一帶劫殺甚慘上命兵部侍郎程炯前往宣諭
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
祥元眉都將也元眉忍詢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此
論莫秣決

端州秣詩

中丞本意領中樞詔撫忠貞拜命趨祗怪兵鋒窮
嶺嶠何困節使長雀符馳驅未遂還相志濟濟
捐報主軀縱使官途多異議無端陰計未虛誣

及忠貞棄捨入侍陳邦傳戡女于高必正結好德怨必
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糧餉分給諸
勳使無侵擾邦傳計不行詹錫貽留守式報書云上有
密勅東人握君掌上一刺不戒生母入舟朕不復有中
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報大驚謂此決非上意
乃歷書四年朝政並諸勳人品邦正始始末與詹錫別白
言為無批東激西以與同室之間上聞特發手勅取詹

錫原書併所奉審勅務審究其章式相恐別生事端以
業付諸水火為對力解釋之乃罪角錫初恃吉翔援擬
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
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端州謀詩

督師夫勢在蒼梧敗後猶防列鎮圖赤地魂消千
里恨滄江客散一舟孤戎機誤國休輕詆使相還
朝豈易起莫怪言官封事激中湘遺勸高天淵
忠貞却由駐施州躍馬揚州謀江上勢方成
破竹心中開忽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棄五路通

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蒼枵象郡迴生愁
堵公亦是濟穀材曾拊荆南萬馬回心恃舊恩
可用疑生諸將志先反檄援江右無時去圍固長
沙元不開試聽楚人終夜哭招魂千里為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和龔奕至行在請封畏知
陝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舉節道與可望戮被執
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禮之龔奕雲南崇禎甲
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事和張獻忠借踞四川有養子
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劉
文秀為撫南次文奇能為定北獻忠收歿可望等率其

衆奔貴州入雲南復臨安蒙自玉司沙定洲亂黔國公
沐天波走永昌可望封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遂去其
偽稱祿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稱通文墨徃固第一
又文奇能為貴州鎮帥皮熊破擊反其將馮復禮主其
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沒欲自大而定國文
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
天朝者為真王而間所稱稱皆假爵也思得藉此以駕
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稱而已于是
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
其言有宗室朱瑛衆參堡把持誤國疏亦疏上畏知白

朱名詩失物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爭使滇知朝廷
有人皇上破例封之使滇知為朝廷特典不更感慰乎
貴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駕正
事非草心朝廷毋為所愚廷議久之不決

端州禱詩

春王朔未出閤門喜見滇南使叩閣請附心和天
命在乞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
宜有特恩史記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祿藩

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
爵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意亦恆

矣于是定議封可澄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
列侯差大理卿趙煜為冊封使同是知國晏費勅往自三
月入華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是知副使
蔡而外有武弁二員潘嗣榮焦某祇令護送兩使不見
朝也膚錫和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結約滇二弁至七星
岩設席飲血與盟次日邀相士飲堡逆向詰之且責曰
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偽欲與此輩交
結何意膚錫失色徐曰某等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
堡應曰勞則有耳功則何為二弁亦在堡間盡聞堡語
膚錫大恨歎曰遂引疾去次于梧州趙煜過梧州問二

弁諸示放行知盾錫給有空頭勅乃就盾錫謀璠詔封
為平遠王換給印勅以往

端州謀詩

堵相臨遠未建勛梧州璠詔丹溪雲便宜本是朝廷
賜封市無難咫尺聞謀谷賊目恐假借使煩屬回重
紛云即今廟議何時決聖主嚴勅執與分

涪州鎮帥陳邠傳中軍胡執恭詢知之與邠傳謀所以
所給空頭勅璠詔先往忠貞據有賓州橫州勢與涪通
邠傳思法強援于滇竟與執恭璠詔封可重秦王先期
入滇或云邠傳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指也執恭逆由聞

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騰黃布告受賀三日
而畏知等以平遠王勅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
矣畏知曰彼偽封也因命執恭與而質執恭曰彼亦偽
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具在可望大怒逆辭勅使
下畏知及執恭于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四月 日上
御筵經初留守式招屢疏請開經是薦詹事劉湘客為
諫官至是乃解副都兼銜與詹事黃升遇同直進諫筵
彭年時魁等各有建策必決于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
正化綱愜名畧其寔祇爭辭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
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恆規也湘客諸生由荐舉起

家受知于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唐事兼副都亦
隨數年等以資格他人益不服

端州雜詩

故人鬚髮已昨初夏國周君志未歸名動官廷宜
早進官兼清要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莫使交
親跡漸疎同是布衣君最遇從容騰任意何如

時魁頗招權剛很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為正發推
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
豁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
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提宗憲核資俸清胃隘不少

假寬怨者尤眾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言爭論上前詰
不遜工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以五
千鉄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
上心不善五人

端州謀詩

霜嚴塞府涼難攀大諫風裁更領班便殿連朝求
召對初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
強事未成底藏事聲公詞大慙五千鉄騎動龍顏

彭年初為給事吳其需持疏奏上不問至是有張述載
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日命至行在久

不得官謂彭年輩抑之也于是伏闕既彭年罪或云司
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為聖女幸璫入粵新用事與述
載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玩彭年自是氣稍沮久
之間毋報李元膺疏請奪情不允遂解任僑居肇慶城
外先是相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及正功氣凌
西人而身西隨駕至者占於其髮未難以噴求人而東
而又各自為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閩自
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自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
輔諸詹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高翔雷德復蜀中之程
灑東粵之郭之奇寔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常正

發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陝西劉湘容抗
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六每事聞自
居然一辭矣至于禮部尚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
皆吳人吏部尚書晏詩楚人俱浮沈吳楚之間其不待
為局中人甚多如上部尚書秋獻忠兵部侍郎曹燧吏
部侍郎洪天權大理寺卿儲晉歸通政使毛毓祥廣東
學道李倚雅與彭年同為粵黨反正而于楚人氣脈不
通此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于督師留守門者大率歸
楚吳人謂楚東侍元清西侍留守寔則吳亦內倚吉翔
外倚和傳特其踪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

六月惠國成棟喪至自嶺北元帝回廣州治喪受帛上
賜祭九壇事畢詣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
各據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帝遂飲其宅
即席詔斬之

書所聞

楊帥風聞已就刑天賜此日歲朝廷漢家有法宜
明正都尉陰固似不經諸將強梁謀蓋狡異時倉
卒詔誰德南陽問罪功非細即恐蕭牆禍未寧
自成棟沒庾問不守閩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
來請宣望伯羅成耀出鎮韶州許劌南韶屬之要賄萬

始行

廣州雜詩

江旗影颯角聲喧而海牙高留後尊秋至將驕誰
出嶺日高人濟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官賦除吏書
愁幕府煩莫怪搃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疆祖餞惶惶擁道長驚爵頗殺藩
吏賤輸錢為助嶺軍裝懸知節鉞輕難制即恐閩
門棄不防也海歸來諱制吏量移同去已凄凉通海
薛官出巡未回有謀其缺者
前竟補高苗道同成曜去

六月留守式紹疏題而寶司冰張同故復原官翰林學

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食部御史毛壽
款監督襄國王進才邦國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
勅印壽款公安人前御史毛明使于淮好讀書有謀畧
能耐勞苦楚奇才也同故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
衣衛千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文帝愛其才故特
恩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許到承肩仍遷任
子之載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仍以和兵兼總督之任諸
大帥皆以所舉為得人云同故為人健瘦而聲有胆氣
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故危坐不去
諸將復還再與敵持敵以銳退卒以此全意氣慷慨詩

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別妻妾，蕭然一榻而已。時其滇二營再闕，其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桂林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入桂林，與璉兵有主客之分，多不知已，而移璉駐平樂。朔元年冬，湖南滇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等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璉爭平樂，璉却行。趙與于五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與兵敗，璉兵追至陽朔，過程道王奕昌殺之，留守武韜引罪，自劾請印奕昌赦。其璉新興以謝璉，而移璉老營駐桂林，璉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七日，留守武韜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志任不解，且既聞母憂，日以墨哀從。

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奉旨
切責先是粵東反正信至可派布冒昧踵進列銜自署
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
官銜違制奉旨革職于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
寺卿余心度為西撫可派久不能任故再有是疏八月
初一日其璉却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
璉軍按法斬之初留守州北兵漸近檄趙印送出全州
楊國棟其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間璉卧病滿朝不
即行其部將張明明劉起蛟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

興安而敗留守璵言起蛟會功效敗法所不容但令兵
驕將悍時獨肯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既有足
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崇德
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招璵請勅印命宗蛟往至則蛟
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教赴楚路徑柳
慶為陳邦傳標下曾海扁劫掠一空式報飛檄地方嚴
獲賊首追取勅書併鄂圖印營請印誥勅至投海扁置
之法遠途稱快粵督杜永和入朝粵人黃奇遇鄂之奇
以小忿爭直永和前為永和所笑朝士恥之十一月二
十一日留守報稱王進才剽之良于本月初四日抵復

靖州又報曾志達永興東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才
忠于十月二十七日恢復武岡胡一清進屯東安直取
永州半萬才張光翠兵逼贛慶軍殺沒拔是月上御文
華殿親政

小詩恭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兼命諫官
隨賜坐香爐近逸宮蠟炬遞聖朝職務容那許小
臣知

是時史官之員詰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內
閣賴臣黃士復屢起任奏請考選桂林留守瞿式耜疏

荐部爲日某，等塔條館藏上意特重科名于是禮臣
黃奇遇等議做唐宗開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
舉所知卿或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知官臣晏請會同
禮部翰林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其人其乙榜知名
名未仕者上與馬以冬十二月廿四日上臨軒親試徑
執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庶吉士官
先是稱臣奏請唐翰諸臣闖入閱卷是日外廷奏奏閱
卷官頗通閱節上聞即時勅遣出獨留兩朝且宿文華
殿宮中賜臥其內小監司欽俱閱訪特嚴折卷日賜
傳齊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朝日特閱過卷分上中

下進呈拆辨上詔科道兩舉情弊以示正公且曰朕自
即位來德有是舉用此數人毋于用後尔等又多言也
每折一名御筆親為填寫折過一卷遞命已輔臣再三
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
資偉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編簡上云此朕特
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閣吏部朕親試
取中劉蒞錢秉鏜楊在李來吳龍湏姚子莊徐宏猷楊
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臨軒曲

選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闡制科格外郎官叨

典試本朝異數恐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成聖主恩
素筆曉趁雙闕下恭進臚唱入端門

袞衣黃幄殿中間玉几凭臨咫尺攀
跪進爐香宣歷復分明親白識龍顏

唱罷勾臚肅伏齊小臣分殿跪東西
千官班靜相公出恭請天恩賜御題

內外闔防視項闈金吾傳奉凜天威
書生選幸尋常見爭似銀貂共錦衣

內臣黃帕奉書來香案逆容信手開
遠見闈臣承

旨起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拊紫黃欲登宸翰費端詳
備防次第遠任傳口詔傳宣有巨璫

蹕杖起去畧將斜老筆難禁舊有花
日暮大官勅賜膳傳聞輦駕在文華

詞瀾巨倒夜偏闌中使頻催蠟燭殘
帝輦欲還宮漏促花磚隊、宿鴉鳴

當場洒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訝有神
剔燭細書光武論內家也解煎頭頻

分衛早勅玉堂仙夜半簾前急欲還
獨坐闌日留

便殿堂集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慙愧么麼費聖心
騰錄諸生沾
帝賜同朝爭美主恩深

未央宮闕卷初呈內殿班齊賀聖明
面勅言官嚴
簡舉當軒折辨御垣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固請加恩放八人
不是聖朝恩
太吝分明珍惜寵微佳

最憐新進與同升郎吏專郎籍漫恐
曾荷相公接
例請聖恩特賜一條冰

曠典能無舊例遵榜頭端屬首揆倫
即后
後猶

程泰盛事寧塔第一人

煌煌手詔夜深傳八士同時入木天終是國恩難
報日旁人莫漫羨登仙

勅使凌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浹春溫榜中怕有馮
唐老為報青平慰至尊

新恩初許禁中行為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堂前
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唐翰大臣有品行者
為館師是時黃奇過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
奇曰黃由推知考選烏知庶吉士典故奇過曰郭以庶

吉士浮疎故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宏先時通賄馬士
英轉陞唐事品行如此可為館師乎相爭久之輔臣士
俊之粵人也請並推候上親自點定乃已留守疏報湖
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清與趙印選書有云
北來者其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寔抵衡州水陸並
進一向發兵往寶慶一向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
為王永祚張明洞圍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
有聽命辰嘗鏢帥馬蛟麟為前鋒以援永十二月十二
日一清兵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繞出永州河外一
清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

報至提督同敵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
應全州為粵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
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席閣即鎮為衝水之左路馬進
忠兵屯瓜里為武甯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
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
西亦勉強支持而已